



# 妹妹入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吴 棣

妹 妹 入 学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123,000 开 本  $787 \times 1168$ 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印 张  $8 \frac{1}{8}$  插 页 2

1979 年 5 月 北 京 新 1 版

1979 年 5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：00,001—50,000

---

书 号 10019·2789

定 价 0.54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小刚的红领巾.....  | 1   |
| 土坯.....      | 6   |
| 妹妹入学.....    | 14  |
| 西瓜的故事.....   | 24  |
| 五分.....      | 36  |
| 小煤矿的秘密.....  | 49  |
| 送好.....      | 64  |
| 看电影.....     | 74  |
| 王小香和傻大哥..... | 85  |
| 月光下.....     | 114 |
| 村头小河旁.....   | 130 |
| 小红取经记.....   | 154 |
| 寒假.....      | 173 |
| 愿望.....      | 195 |
| 送信.....      | 211 |

晨..... 238

后记..... 256

## 小刚的红领巾

小刚今年十岁了，是个身体挺结实的孩子，红扑扑的脸，看起来真是喜人。在学校里，每次考试他都是优等，每次赛跑他都是第一。

还有，小刚的好胜心可强啦，他常说：“我能做的事，决不让别人替我做。”可不是，他的鞋啦，袜啦，书籍啦，文具啦，啥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，一点也不叫妈妈操心。去年他请爸爸给他买了五只小鸡，他亲手把它们养大啦。四个母鸡，下了好些蛋呢。他早就有了打算：等他入队时，要用他卖鸡蛋的钱缴红领巾费。这次一批准他入队，他就向妈妈商量这事，可是妈妈老不同意，说：“如今可不是从前啦，谁家没有几个钱呀！”

妈妈几次给他钱他都不要，非自己卖鸡蛋不行。今天上午，张校长就要去集上制红领巾啦，这他可着了急，放早学时，他索性就去向老师请假，说什么自己弄钱缴红领巾费，带上红领巾更光荣。老师看他说得挺有意思，也

就准了他的假。

他一回到家里，就又向妈妈商量这事，还说老师已准了假呢。妈妈没法，只好给他数了三十个鸡蛋。他一吃罢饭，提起鸡蛋篮就往集上走，妈妈一直送到村头，交代了又交代，嘱咐了又嘱咐：“路上要小心，可别把鸡蛋打烂了。”

路上，天刮着西北风，非常冷；小刚的头上，冒着一股一股白白的热气，红脸蛋越发显得红了。两只小腿跑得快，踏踏踏，活象一匹小马驹。没跑多远，迎面碰见了王大伯。他是去集上卖粮食的，听说卖了粮食打算买一架新式犁。他见了小刚，就问小刚提那么多鸡蛋去干什么。当小刚给他说明以后，他心里很高兴，轻轻拍着小刚的肩膀说：“天气这么冷你还在出汗，累不累？到了前面那棵大柳树，你去休息一下，那里有道半截墙，很避风，我刚才就是在那里休息的。”小刚恐怕耽误时间，应了一声，很快就走了。

小刚提着鸡蛋篮一面跑一面想，把鸡蛋卖了后，除下三千五百元<sup>①</sup>的红领巾费外，余下的钱要买几个领扣，把叠好的红领巾紧紧地卡住：一方面红领巾不打卷卷，一方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旧币。下同。

面白白的也很好看。再买个红红的小日记本，和红领巾一样颜色，立了功就记上，到参加青年团时，看能立多少功；再买个，再买个……他想了许多要买的东西。

前边就是王大伯说的那棵大柳树，小刚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想：到了大柳树旁边我也不休息，快到集上卖了鸡蛋，回来还能赶上上第二节课。

大柳树过去了，要下一个大陡坡，小刚提好了篮，准备跑下去。他心里想：路上要都是大陡坡该有多美呀，呼呼地跑下去，真象坐飞机一样，很快地就会跑到集上。想罢，他哗啦啦一阵风似地往下跑，不防有个小石子绊住了脚，一下子摔了一交，把鸡蛋摔个稀烂。小刚急得几乎要哇哇大哭，刚才想的白白的领扣，红红的日记本……一下子全都打消了，连最重要的红领巾费也不能缴了。来时妈妈再三交代，再三嘱咐：路上要小心，可别把鸡蛋打烂了。这回去怎么给妈妈说呀？到家妈妈又该说啦：“不叫你去，你要去，这可心松啦吧！”他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才提着空篮慢慢地往回走。

他的两只小腿好象故意和他闹意见，抬也抬不起来，没法，只得到大柳树下去休息。奇怪，是谁的一叠钞票规规矩矩地放在大柳树旁边呢？小刚惊喜地拾起来，数了数，整整二十万元。他拿着看了又看，脸上突然显出了不

安的样子。是因为拾的钱少吗？不是的。这些钱就叫他缴十条红领巾费，买十本红红的日记本，买一百个白白的领扣，也是用不完的。那他为了什么呢？他想：这些钱也许是一个工人伯伯整日在工厂里劳动得来的；也许是一个农民叔叔整日在田里劳动得来的。现在也许正有一个工人伯伯因为丢了钱买不来粮食吃饭，买不来布匹穿衣；也许正有一个农民叔叔因为丢了钱买不来犁耙耕地，买不来肥料肥田。不管怎样，谁丢了钱，谁的心里都会难受的，就象自己打了鸡蛋那样的难受。想到这里，他想立刻把钱送给丢了的那个人，但究竟是谁丢了呢？往哪里去找呢？他想了好一会，终于想到了：噢，对啦，刚才王大伯说他在这里休息过，说不定就是他丢的。如果不是他的，就拿到学校交给老师。主意拿定，他就很快地往回走了。

走了没多远，就瞧见前面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走来，小刚老远就认出是王大伯。他想：王大伯一定是到家一看钱没有了，才来找的。王大伯走近了，就问小刚去大柳树下休息没有。小刚笑着说：“去啦。大伯你丢了钱啦吧？我拾到二十万元，准是你的吧？给你。”说着递了过去。王大伯半天没伸手接，看看小刚，往前一扑，抱住他亲了又亲，说：“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呀！”接着又问小刚卖鸡蛋的事。小刚给王大伯实说了。王大伯想了想，对他



说：“孩子，天太冷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得去集上一趟。”

小刚走着，心里虽然因为打了鸡蛋而很难过，但却因自己拾了钱能还给人家而高兴。到了学校，他先看张校长走了没有。一听说张校长已走了，他就把自己的事告诉了老师。老师笑着说：“保准有你的红领巾就是了。”还交代他以后做事要小心。

上午放学，小刚把打鸡蛋的事说给妈妈听，妈妈很生气，正要开口骂他几句，王大伯走了进来笑呵呵地说：“别生气，小刚真是个好孩子，红领巾费我给缴了。”接着就把小刚拾钱的事讲了一遍，妈妈听了，心里乐得笑出声来。

原来王大伯听小刚说把鸡蛋打烂后，本想给小刚些钱叫他去缴红领巾费，可是他知道小刚是不会要别人的东西的，所以就想到集上买些红布送到学校去。到了集上，恰巧遇见张校长去制红领巾，他就把小刚做的事说给张校长听，并替小刚缴了红领巾费，另外还买了一支钢笔，一个红日记本子交给张校长，让他奖给小刚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举行入队仪式大会上，张校长向大家表扬了小刚拾钱送还失主的事，并把王大伯买的奖品发给小刚。所有的少先队员听了后，都把眼光集中在小刚的红领巾上，这时小刚的红领巾好象显得更红更红了。

1952年12月

## 土 坯

“哼，我不爱护公物！你李保国也不见得就不犯一点错误！”张道修一边走，一边生气地嘟囔着。

“还说什么‘那是学校的土坯’。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哼，不是我吹，这土坯由学校外边往学校里拉时，我还亲自去装车来着。垒学校院墙时，我也曾给工人伯伯们搬过土坯。如今剩了那么一小堆，你可把它放到眼里了。‘学校还等垒厕所墙哩！’这老师早就说过，还用你说？”

“有错误当然该接受批评。可是今天明明不是我故意破坏公物，你却给人戴了个大帽子，又报告给孙老师，这算够朋友吗？你在旁边还没看清楚，我今天穿的是海军服呀！王鸿章看着怪好的，让我站到高处叫他好好瞧瞧，你说我能不答应人家？要是你，恐怕还要飞起来让人家看呢。我刚上到土坯堆上，你就喊了起来。哼，……”

李保国一声不响，只是向他看看。

张道修越想越生气，脚踏到地上，通通直响。要是平

常他放学回家，走到这柿子园，总要把那青绿的小柿子看几遍。可今天，他走过柿子园还不知道哩。

太阳大概知道他今天在生气，所以早就躲起来不见面了；风也怪，平常刮的都是些温和的风，今天一阵阵刮过来，凉飕飕的。张道修觉得身上有点冷，赶忙加快了脚步。

他到了家里，把书包往桌上一摔，坐在椅子上不动了。妈妈从门外进来说：“道修，快加件衣服，天冷了。”

“加件衣服，加件衣服，都怨做了这套海军服！”

“怎么？海军服不好？”妈妈摸不着头脑，“在学校里又闹什么来，看来家这个劲。”

“闹什么来，还不是为这套海军服！王鸿章见我穿上怪好看的，就叫我上到高处，让他仔细瞧瞧，我就上到土坯堆上——知道啥是土坯堆吧？那是我们全校院墙用的土坯，垒完了，剩下那么一小堆，老师说等垒厕所墙用——我还没爬到上边，那李保国就喊了起来——李保国就是常来咱家玩的，那个胖胖的孩子，小名叫福尚——他一喊，我就下来了，可是他却给我戴了个大帽子，说我不爱护公物，还报告给孙老师。到学校里问问，教室外的花都是谁浇的？破凳子是谁修的？我不爱护公物！”

“消消气吧，孩子，”妈妈笑着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不管你以前怎么好，可是上到土坯堆上，总是不对的，土坯很容易坏，一踩就会坏的……”

“我们的土坯是晒得非常干的，”他赶忙解释着，“我并没有踩坏一点点！”

“听我说完，”妈妈说，“没踩坏当然好啦，可是踩坏了不就晚了吗？你知道做土坯多不容易，前院你大伯等着盖房，上次刚把土坯做成就下了雨，全淋坏了，多可惜。刚才你爸爸就去帮你大伯用麦草盖土坯啦，要是这次的土坯再淋坏了，可要把你大伯气坏了。”

“噢，爸爸去帮大伯盖土坯了？”张道修这时才想起，天要下雨了。

“是呀，土坯最怕雨淋，你看这天，说不定一会就下了。看风多凉，快加件衣服吧。”

“妈，我们学校里的土坯不也得盖好吗？”他只顾想学校里的土坯，没听清妈妈的话。

“当然应当盖啦，不过你们老师会把它盖好的。你快先到里间穿上件衣服吧。”

“妈，我们学校的土坯该用啥盖呀？”

“你先穿上衣服再说吧。”

“妈，用咱那块大油布盖住行不行？”

他只顾想，总听不清妈妈的话。

“道修，我让你先多穿件衣服呀！”妈妈有点生气了，“油布能盖多大一点呀！”

“行，行，我们的土坯只有方桌大那么一堆。”说着他就跑到里间去取油布。

“道修，先穿上件衣服，快下雨了。”妈妈追到里间。

这时，张道修把油布拿出来就想往学校跑，妈妈一把把他拉住：“天快下雨了，冻出病咋办？穿上衣服，换上胶鞋再去。”

沙沙沙，下雨了。张道修更着急了。

“妈呀，你放我去，我要让李保国知道我到底爱公物不爱！”

“不行，穿上件衣服。”妈妈不放他。

他没法，只好跑到里间拿了件衣服，一边穿，一边往外跑。

“拿伞呀，穿胶鞋呀！”妈妈追出来喊。

可是，张道修已经跑远了。

张道修跑着，雨慢慢下大了。他的扣子也没扣好，就把那大油布打开，用手撑着跑起来。刮的正是迎头风，把那油布吹得鼓鼓的，象个小帐篷。

地上都被雨淋湿了，踩着就滑。他想把鞋脱下来，赤

着脚走。可是脱鞋会耽误时间的。去迟了，土坯淋坏了，就是送去油布也没用了。

他跑得更快了，有时几乎要滑倒。

他跑到那柿子园里，觉得雨下小了，可是一出柿子园，雨更大了。他什么也不顾，就是摔倒也要往前跑的。他好象看见那一堆土坯已淋得湿湿的了。

他跑着跑着，只恨自己的腿短，只恨自己跑的慢，费了好大一会工夫，他才跑到学校里。

他什么地方也没看，一直就向放土坯的地方跑。谁知跑到那里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地上只留着个水坑。

唉，一定是老师们把土坯搬到屋里了。他走过大礼堂时，随便往里一看，可不是，土坯都在那里。他不自觉地走到大礼堂，把那土坯看了又看，用手摸摸，心里想：“谁把它们搬到这里来了？”

他走出大礼堂。

这时，雨慢慢下小了。

他想不声不响地回家去。可是快走到教室的门口，却听见教室里有人说话：

“穿上吧，会冻出病的。”象是孙老师的声音。

“我不冷，雨下小了，一会我就回去。”奇怪，这声音象是李保国的。当然，孙老师是女的，李保国怎能穿她的衣

服呢！

噢，李保国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哼，不用问又是把书包忘在学校里才来取的。他还批评人哩，自己也不看看自己，做起事总是丢三拉四的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。

“你来合作社打油，把衣服弄成这样，到家妈妈不骂你吗？”又是孙老师的声音。

“不，我只要给她说明清楚，是搬土坯弄脏的，她就不骂了。”李保国说。

“对，回家把你在学校搬土坯的事情，好好给妈妈说说明。”

这下张道修可明白了，原来李保国来消费合作社打油，见下了雨，就到学校里来抢搬土坯。唉，都怨妈妈，为什么不让我早来呢！

张道修没主意了，去教室不去呢？去吧，得给李保国说些什么呢？不去吧，唉，那多丢脸！明天孙老师又该说啦：“李保国很爱护公物，冒雨抢土坯。”自己呢？好心好意，却还是戴着个不爱护公物的帽子，唉！再说，不管谁做了好事，都应该为他高兴啊。

他想着，就慢慢地往教室里走去。

“张道修，下这么大的雨你来干啥呀？”孙老师一见他就

奇怪地问。

李保国仍是穿着自己的湿衣服，把孙老师的衣服放到桌子上。见张道修进来了，也站了起来。

张道修看着李保国那个样子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稍一停，把油布往桌上一放，就脱下自己外边的衣服。一边激动地说：

“李保国，我这件衣服给你穿。”

“不要脱，”孙老师拦住他，“会冻出病的。”

“我不冷，一会就走了。”李保国也说。

可是张道修什么也不听，把衣服脱下来就给李保国。

“穿上，一定得穿上，李保国！”他的话仍然很激动。

“我不冷呀，我不冷呀。”李保国怕把张道修的衣服弄脏了，往后退着不接。

“不穿我的，怕不好看，就穿上道修的吧。”孙老师劝李保国。

李保国没法，只得换上了张道修的衣服。一边扣扣子，一边问：

“道修，说实话，你到底来学校干啥呀？”

张道修等他扣子扣好了，上前一把拉住李保国的手说：“保国，我没你好，上午我踩了土坯，你批评我，我不服；如今下雨了，我怕把土坯淋坏，拿油布来盖，可是你却



把它搬到屋里了。”

“不是我搬的呀，”李保国解释，“都是老师们搬的，我只搬了几块。”

孙老师看到他俩这个样子，也感动了，连说：“好，好，都是好孩子。”

雨虽下的不大了，可仍是不停。

厨房里有人在喊孙老师吃饭。

“你俩还没吃饭吧，走，吃饭去，开饭了。”孙老师拉着他俩说。

“不，我们现在就走，”张道修说，“保国，你没拿伞吧，咱俩一起顶着油布走。”

“路上不好走，”孙老师看了看院里说，“就在这里吃饭吧。”

“不，妈妈还在家等着要油炒菜哩。”

孙老师没法阻止了。

张道修替李保国拿着湿衣服，李保国提着油瓶，两人各用一只手拉着那油布角角，靠得紧紧地走了。

孙老师把他俩送出校门，还嘱咐：“走路要小心，别滑倒了！”

1953年10月